

古文辭類纂評註

第六冊

奏議類下編二

古文辭類纂評註卷二十二

桐城姚鼐纂集

蘇子瞻對制科策

宋時制科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有博學鴻詞科并此對乃仁宗嘉祐五年間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也子由爲兄臺諫云歐陽公以直

言舉之而宋史本傳乃云以才識兼茂舉之蓋史誤也

激發於憂國憂民之心故其言特爲愴切

以下各有段落亦不覺綴由譬

齊威坐此病上諷下規

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疎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爲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眞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

入策問語

首規以治
之加進便
急切

直以不勤
答之而下
面都見不
勤之意

此古今通
患

直可其奏
安有召對

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歎。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

仁廟多仁
厚而柔緩
故子瞻振
厲在此

諷之以勤

入問策語
下條答之

數十條總
括之御臣
一節

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蠶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於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尙多和氣或罄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敘法寬濫吏不知懼縲繫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爲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

藝君之法
自宜如此

講心刻骨
之言

連用十餘
快轉無不

從來險猾
之臣即頑
鈍之臣也
和盤托出
千古奸活
何處生
入策問語

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爲己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爲。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己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己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爲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

以四大事
俱爲廢闕
故直陳之

民稠地隘
則利於闢
地廣人稀
則害在闢
此古今不
易之規也

入策問語

答此問獨
詳而懇
今之不復

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鑿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徙饑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畧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爲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絕域異方。曾不敢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

河套亦坐

宋人甚苦

北虜故答

邊境撤兵

一問獨詳

此議原有

是錯原有

方今河套

正宜以法

從事

區畫有關

係

入策問語

切近今日

之弊閱之

駭人

入策問語

入策問語

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
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
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若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
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
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
之後。緣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
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
濟師之不暇。而又何撤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
得已之二虜。內有得已而不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
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
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
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
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
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

位銓衡者
當三覆此
言

入策問語

此庠序之
教爲興禮
樂是至論

倡導之機
當自上操

吃緊語極
切時弊

叙策問語

入策問語

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畧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爲此者固有待也。內之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爲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樂旣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胥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卻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況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況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敍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縲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

以創論推
日蝕不襲
陳奎

立喻亦創
獲奇

大水指江
河潰決

喻更精切

如此歸咎
於時政

壬子日食於朔。淫雨過節。煥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強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爲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爲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溫然而爲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噓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

前分二項
對又以三
句總結貫
下有脉絡
相生之致
入策問語

可作五事
註疏

被千古疑
意

入策問語

下爲咻煦溫煖之政。萬事墮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
噏。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
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
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救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
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
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
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爲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
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爲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極
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踈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
爲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
禋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
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救
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爲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
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表。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

端本之論

入策問語

此論極快
絕

入策問語

有折辯

引治安策

點綴

似懈而不

懈似累而

不累古文

轉落之妙
往往如此

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爲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爲汚。雖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撓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爲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爲撓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爲撓姦。則夫曹參者是爲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尙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竊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術畧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爲失者。則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於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畧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一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其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畧。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

明皇天寶十五年因
后貴妃與
安祿山通
上不疑以
祿山兼河
東節度使
領三鎮遂
反陷東京
稱帝此溺
安安撤禁
防之驗也
勘得了截
入策問語
此等處却
類今策矣

有考究

爲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爲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撤去禁防。而爲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於詩道。周公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幽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爲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幽。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小大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爲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鎛。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爲

入策問語

語用錢法
當準此語

君命不可
移天祿不
可濫

此策但作
冒不復作
結仍借策
結一小作
一收一起
筆端變化
入策問語

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爲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圖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甯失於重。此制錢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王府。內府外府。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爲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畧如此。而於其未復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爲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

進退出于
權奸則物
議自來

讀至篇終
更耐咀嚼

借物議以
譏切人主
獨應後宮
之費一節
是惜民脂
膏而不可
使者也

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進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爲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

程元振

三豎

豎刁。易牙。開方。

代宗

名豫。肅宗子。

程元振

見大臣論上。

柳伉

代宗時人。會上疏乞斬程元振。

虞芮

虞芮。國名。在今山西。

占田

男子一人。

應占田

七十畝。女子一人。應占田三十畝。見晉書食貨志。

吳州

今蘇州。

蜀川

今四川。

荆襄

今襄陽。

北狄

今山西大同境。

西域

今甘肅西陲以西。葱嶺以東地。

契丹

姓耶律氏。本通古斯族之

占田

三十畝。見晉書食貨志。

吳州

今蘇州。

蜀川

今四川。

荆襄

今襄陽。

北狄

今山西大同境。

西域

今甘肅西陲以西。葱嶺以東地。

契丹

姓耶律氏。本通古斯族之

占田

三十畝。見晉書食貨志。

吳州

今蘇州。

蜀川

今四川。

荆襄

今襄陽。

北狄

今山西大同境。

西域

今甘肅西陲以西。葱嶺以東地。

契丹

姓耶律氏。本通古斯族之

占田

三十畝。見晉書食貨志。

吳州

今蘇州。

蜀川

今四川。

荆襄

今襄陽。

北狄

今山西大同境。

西域

今甘肅西陲以西。葱嶺以東地。

契丹

姓耶律氏。本通古斯族之

古文辭類賦卷平主

奏議類下編二

七

漢書有五行志

噏噏貌吸氣

音休翹以口噓之使暖也

貌言視
聽思

極五行之氣、診

字子政、漢成帝時嘗校書天祿閣、歆之父也、

名不韋上

四曰短折、二曰疾、

祭也。辰勿。

辰日月會次之名謂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蝕於房宿也

齊優爲魯

定公與齊景公會于夾谷。齊以倡優侏儒戲而前。孔子進曰：「匹夫而榮惑諸侯者。」

大練練粗布也漢馬皇后常衣大練摘

也、**曹參**
祖漢

陽人文帝時上單于
改正朔興禮樂

天寶之亂

李札泰伯士
延陵

內史即司農卿掌錢穀之官也韋

漢宣帝時賜侯位至丞相

示朝爲司學
爲良策德

戶部侍郎以皇

鍾音博唐憲宗
朝爲司農卿以

裕字文饒
使累官

印度國公圖注

漢景帝子，封於河間，修學好古，采禮樂古事，增輯至五百餘篇，卒謚獻河

女謁謂婦人請謁者

勞苦也、

—

自斷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

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

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甯。是懷之而已也。凡

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

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

此篇爲五
策總領篇
意所規在
于養無形
之患而莫
能自立先
將有形之
患托起
不知其然
而然正所

不知其然而然正所

謂無形之患也

將上兩層塊以有形一剔無形最爲圓緊

借病情爲喻以達難顯之情

從病情拖出治法以因循苟且反引卓然有立正喻牽搭便利落有立正旨後截痛發有立意借天行亦

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民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甯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察脈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苴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疎乎。方今之世。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橫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宴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

是一喻
病情以喻
養患無形
天行以喻
振刷有立

正旨實筆

自斷者決
於立也立
字括盡後
策
結句引後

總揭篇旨
設喻先以
力與之勢
作挑

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盛。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要云。

註釋

扁鵲

周人。史記。姓秦。名扁鵲。勃海郡鄭人。醫書作盧國人。姓扁。名鵲。神醫也。

倉公

漢人。姓淳于。名意。亦神醫也。

塊然

大也。

蘇子瞻策略四

破庸人之論

東坡策論其筆勢多取於莊子外篇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己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涌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